

| 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 |



斑斓

Banlan

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 / 著

斑斓的生命燃烧到最后一刻

撼动吉普车、击退狼群的不屈身影
在牧草葱茏时节，倔强地对抗未知的命运



云南出版集团

YUNNAN PUBLISHING GROUP CO., LTD.



晨光出版社

CHENG GUANG PUBLISHING HOUSE



青青望天树
Green Parasol Tree

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 / 著

Ban Lan

斑 斓



中国原创儿童
生态文学精品书系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斑斓 / 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著. — 昆明: 晨光出版社,
2015.8

(青青望天树·中国原创儿童生态文学精品书系)

ISBN 978-7-5414-6990-9

I. ①斑… II. ①格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
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310529号



作 者 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
插 画 Cher Jiang
项目策划 胡 平 李云华 杨蔚婷 程舟行
责任编辑 张 萌
责任校对 余 祁
项目编辑 许 磊
丛书顾问 吴 然
美术编辑 汪建军
装帧设计 袁 芳

出 品 人 胡 平 安洪民
出 版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晨光出版社
地 址 昆明市环城西路609号
邮 编 650034
发行电话 (010) 88356856 88356858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
版 次 2015年8月第1版 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414-6990-9
开 本 145mm×210mm 32开
印 张 6.5
字 数 103千字
定 价 20.00元

退换声明: 若有印刷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(010-88356856)联系退换。



作者简介

格日勒其木格·黑鹤，蒙古族，与两头乳白色蒙古牧羊犬相伴，在草原与乡村的接合部度过童年时代。出版有长篇小说《黑焰》《鬼狗》《黑狗哈拉诺亥》《血驹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狼獾河》《狼谷的孩子》《驯鹿之国》，中篇小说《叼狼》，长篇开放式散文集《蒙古牧羊犬——王者的血脉》《生命的季节——二十四节气》《罗杰阿雅》等多部作品。荣获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、冰心儿童文学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等多种奖项，有多部作品译介到国外。现居呼伦贝尔，在自己的营地饲养大型猛犬，致力于蒙古牧羊犬的优化繁育，将幼犬无偿赠送给草原牧民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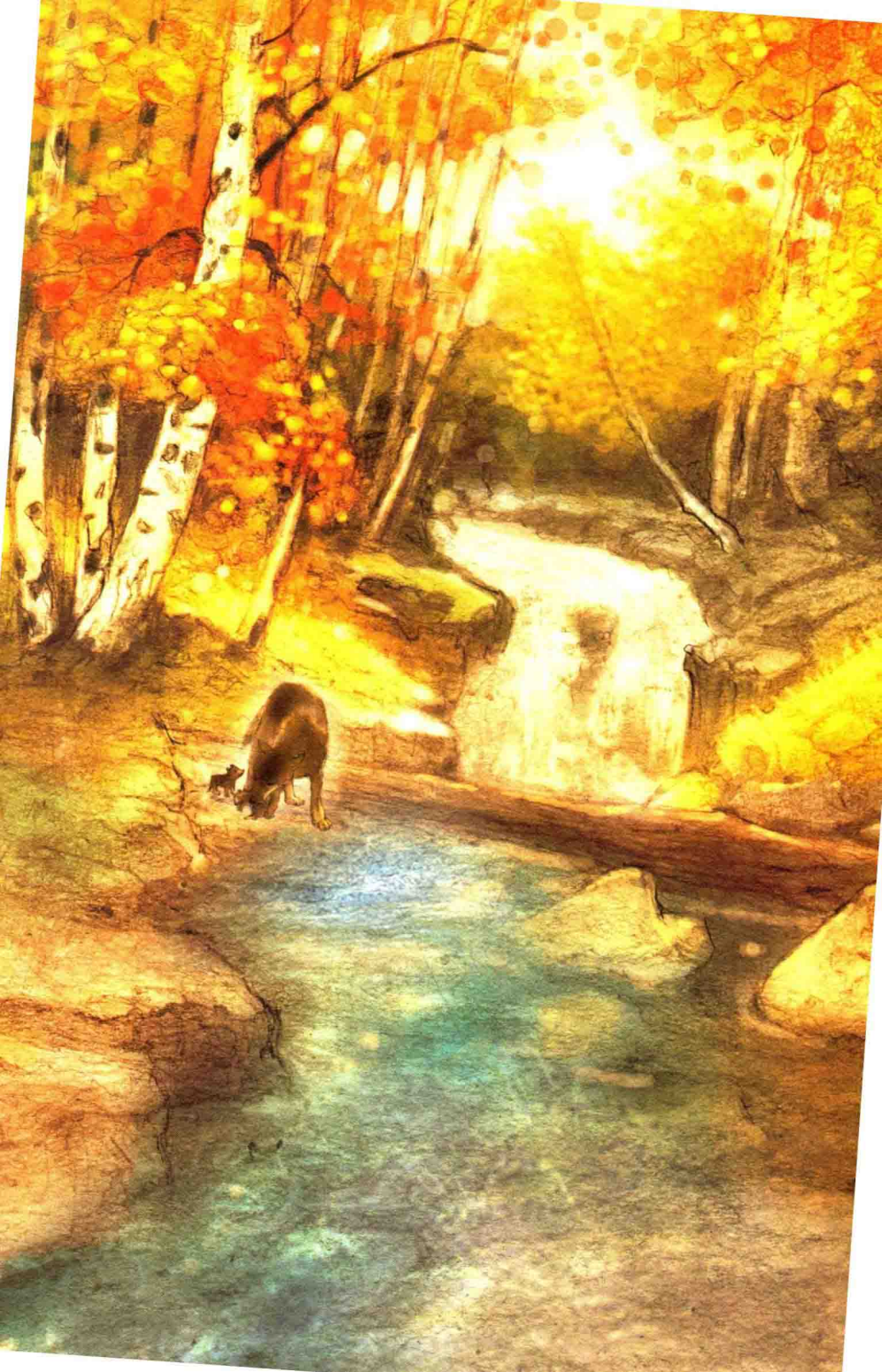
青青望天树

Green Parashorea chinensis



禹田文化传媒 ◆ 儿童文学馆

此为试读,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

引领孩子走进自然、
热爱自然
——为《青青望天树》序

刘先平

那还是 1981 年，我第一次去拜访云南西双版纳。凌驾于热带雨林之上，探首蓝天白云之间七八十米高的望天树，如一面面旗帜。绿色树冠光芒耀目，飘扬在天宇，飘扬在我的心间。热带雨林是陆地上的顶级生态系统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构建了繁荣昌盛、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，洋溢着生命之树常青的颂歌。望天树是热带雨林的标志性树种。

从此，望天树在我心间开花、结果，引领我离开了穿行于秀丽、壮美的黄山地区的五六年来的野生动物考察，走向更为广阔的大自然。

或许心有灵犀，我想晨光出版社为丛书取名“青青望天树”，肯定是意在引领孩子走进自然、热爱自然、增长知识、发展智慧，以培



养生态道德和高尚的情操！

朋友相约写“序”，我总是婉言谢绝，因为“序”很难写，要说真话。但有这段缘由，晨光出版社相约，我就欣然应命了。

—

大自然是人类的母亲，这是共识；但随着历史的发展，却陷入了误区。大自然是知识之源，这是事实；但却常常被人们忽略。需要正本清源。

大自然为人类的生存、发展提供了一切必备的条件：阳光、空气、水、食物、资源……因而早期的人类对大自然视若母亲，顶礼膜拜，奉若神明。但随着社会的发展，人类为了满足不断膨胀的欲望，对大自然进行了无情的攫取，狂妄地任意改造自然……直到大自然严厉惩罚人类的愚蠢，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，这才惊呼：面临生态危机。生存危机迫使人类重新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，寻找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源。审视的结果，有了惊人的发现：即使是科技发展到今天，在茫茫的宇宙中仍然只有地球才是人类唯一的家园。万物之灵的人类，也只不过是大自然千万臣民中的一员；是大自然中的万物组成了供人类生存、发展的生物圈；在这个生物圈中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滋养人类的母亲也并非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的源泉，

她需要人类的呵护、节制才能永葆青春的美丽……总之，应尽快走出“大自然属于人类”的误区，到达“人类属于大自然”的境界——崇敬自然、热爱自然、保护自然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这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大飞跃！

大自然是知识之源。人类是在认识自然、探索自然的奥秘中总结了知识，发展了智慧，上升为科学；科学的发达又引导、促进着人类的发展。无论是从物质的层面还是精神的层面都是如此。但正因为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，特别是钢筋水泥切断了很多人与自然相连的血脉之后，人们常常忽略了大自然是知识之源这个最基本的事实。

2011年，我在西沙群岛第一次有机会仔细观察鹦鹉螺，那是在永兴岛上的南海海洋博物馆的展架上。它是四大名螺之首我是知道的，但它那如鹦鹉一般的奇特造型，白色螺壳上橙色的火焰花纹，还是闪耀着诱人的魅力。来到深航岛的一个傍晚，战士小高领我们到岛的北边去看对面的晋卿岛。走在退潮后露出的大片礁盘上，意外地拾到了一只鹦鹉螺；虽然壳已被风浪破损，但仍可清晰地看到壳内螺旋迂回，形成一个个隔舱，舱之间有带相串联……我们惊喜得屏声息气。

数年前读到的一篇短文说，世界上没有几位海洋生物学家见到过活体的鹦鹉螺，因为它生活在100米深的海底，只在夜间才浮上来觅食。原来它要上浮时，会制造气体充盈隔舱，下潜时却排除



空气，吸入海水。这种生存技巧激发了仿生学家的灵感，制造了潜水艇。于是，世界上无论是用电池作动力的或用核能作动力的第一艘潜艇，都是用鹦鹉螺号来命名，以纪念它的功绩。

还有一说，鹦鹉螺是天体演变的忠实记录者。每当月色皎好的特殊时光，鹦鹉螺会与月相约，群集海面，与月“相看两不厌”，因为它与月球有着特殊的关系。月球是地球的卫星。真的如此玄妙？天文学家揭开了其中的奥妙：鹦鹉螺壳虽漂亮，但不光滑，而是布满细细的波状纹（在深航岛捡到的螺壳看得较清楚），波状纹就是它的年轮，每天长一条，一月有一隔，这种“波状生长线”的条数即是每月的天数。据化石考证：鹦鹉螺在距今4亿多年的古生代奥陶纪，每隔的纹数只有9条；到了距今3.5亿年的古生代石炭纪，每隔的纹数已有了15条；在距今1.95亿年的中生代侏罗纪，每隔纹数是18条；在距今1.37亿年的中生代白垩纪，每隔纹数增为22条；在距今4000万年的新生代渐新世，每隔的纹数已达26条。也就是说在4亿多年之前，那时每月只有9天，随着斗转星移，每月达到了15天、18天、22天、26天。现今，我国的农历每月是二十九点几天——月大30天，月小29天。由此天文学家得出结论：月球仍是围绕地球运转，但离地球愈来愈远了。

鹦鹉螺居然蕴含着这么多的科学知识和智慧！即使是当今被认为科学三大尖端课题的生命起源、天体演变、物质结构，其深奥的科学，有哪一项不是隐藏在大自然的无限玄机之中呢？鹦鹉螺不就

记载着天体演变的信息吗？

事实证明：我们每天看到的大自然，竟蕴含了这么多的科学知识，需要我们去探索、认识，千万别漫不经心地忽略！

二

自古以来，经典的教育总是以认识自然、自然与人类的关系来启蒙孩子的智慧和情操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我们名曰“提高教育质量”，将大学教材中的一部分下放到高中，高中教材的一部分下放到初中，初中教材的一部分下放到小学。层层下放的结果却挤掉了经典教育的内容：认识自然，认识人与自然的关系，也就是人在自然中的位置。

后工业化时期，高楼林立，新兴城市如雨后春笋兴起，一座座大坝截断江河……其负面影响，一方面是对大自然的破坏，使自然失去了自然；另一方面是钢筋水泥活生生地切断了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，使人们失去了自然，尤其是使孩子失去了自然。

近几年，我常在天南海北给中小学的老师、学生讲人与自然，但每当我问起有谁认识水稻、麦子、玉米……别说小朋友了，连很多年轻的老师也无人回答。那种沉默，使我陡然涌起揪心的疼痛与忧虑！



更别说我们生活在城市的孩子，每年有多少天是在大自然中？统计数字肯定是触目惊心的！朋友对我说，有的小朋友居然不知道“东方”在哪里，我不信。但想到有人竟在深夜走了几十里路，只是为了去看天宇中的银河……我惶惑，甚至感到不寒而栗。

自然失去自然，人们失去自然——多可怕！

“青青望天树”继承了启蒙的经典教育。

“青青望天树”所选的作品是书写自然的文学，这无疑是发挥文化的熏陶作用，为孩子们启蒙、培养和树立生态道德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“生态”一词，早在古汉语中已出现，南朝有诗《箴赋》：“丹萸成叶，翠阴如黛。佳人采掇，动容生态。”杜甫诗中也有：“邻鸡野哭如昨日，物色生态能几时。”在这里生态意为美丽、生动，作为形容词。“生态”作为生物学的名词，是1866年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提出的生态学的概念——研究动植物及其环境间、动物与植物之间及其对生态系统的影响，也可说是指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活习性。我们现在日常中所说的“生态农业”“生态经济”等词多由古汉语中“生态”一词引申为美好、良好之意。

书写大自然的文学是当今时代的呼唤和需要。如果说“文学是人学”，那么可否这样简单地来理解：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三维关系中，文学即是描写人与人、人与社会、人与自然的故事。但几千年来，我们的文学多是描写人与人、人与

社会的故事，却很少有专门描写人与自然的故事，歌颂人与自然的和谐。正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，面临生态危机的时代呼唤，书写大自然或大自然文学应运而生。

当然，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的生态。

之所以称之为书写大自然的文学，意在突出人与自然的故事。第一位将西方自然文学介绍到我国的，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的教授程虹博士。那还是20世纪90年代，《文艺报》曾连续整版刊载了她写的评论。她满怀热爱大自然的激情，以明晰的思辨，用优美、灵动、充满诗意的文字，解析、阐述着自然文学的丰富内涵。其难以企及的境界，曾感染了很多读者。她在2009年出版的专著《宁静无价》中，依然以自然文学为题论述。

其实大自然文学自古有之。我国的第一部诗歌集《诗经》就有很多关于自然的描写，孔夫子评价读《诗经》可以多识鸟兽虫鱼。李白、王维、杜甫、白居易……大诗人们都留有众多描写自然壮美的诗篇。只是到了20世纪，有了新的时代使命，大自然文学有了质的变化，不再是单纯地赞美自然或以自然风光作为介质抒发作者的情感；作家有了融入自然的审美视角，进行着人与自然的对话……这使大自然文学不仅肩负着时代赋予的使命，同时也为文学艺术开辟了一个崭新的广阔空间。

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审视，使人们逐渐认识到生态文明是一切文明的基础，试想如果失去了生态文明——人类的生存都岌岌可



危——其他的文明还有基础吗？

建设生态文明，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，实施科学发展，推进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，是泽被千秋万代的伟大事业。

生态文明建设，需要生态法律和生态道德的保证。几千年来，人们已制定了多种调节人与人、人与社会关系的法律和道德，但却没有制定、规范人与自然相处时应遵守的行为准则。当人们认识到正是缺失了生态法律和生态道德，才导致了人与自然矛盾的激化、生态危机的凸显，才重视了生态法律的制定，但是较为滞后，需要不断完善。而且生态道德的树立仍然难有较为科学和完整的规范。其原因之一是：我们在“大自然属于人类”的误区中走得太久；原因之二是：相比较而言，生态道德的树立比起生态法律的制定，有着更艰难的一面。法律是国家制定的强制执行的行为准则；道德却是一个人的品质、修养、自觉的行为，需要终生的努力。

生态道德即是人与自然相处中应遵守的行为规范，可借以化解人与自然的矛盾。其实质是热爱生命，尊重生命，热爱自然，保护自然——保护我们的物质家园和精神家园。而这正是大自然文学的主旨，这是文学的社会功能，这是时代赋予书写自然文学的任务。

大自然文学的首要任务是引领孩子们认识山川河流、花鸟鱼虫，从发现生命形态的千变万化、构造的无穷美妙……大自然的丰富多彩开始，进而感悟生命的伟大，热爱生命，尊重生命，热爱自然，保护自然，认识到必须严格遵守在自然中的行为规范——培养树立

生态道德的紧迫感和重要的意识，因为生态道德是维系人与自然血脉相连的纽带。只有人们以生态道德修身济国，和谐之花才会遍地开放。

纵观我们当代儿童文学，有些作品中不仅没有了原野、森林、河流、大海……即使是城市中的草地、绿化带也踪影消失，而只有人造的建筑空间……连儿童文学也失去了自然，这还不令人感到可怕吗？

我特别希望作家们给孩子们一个真实的大自然。大自然不仅为人类提供了建设物质文明的基础，其实她也为人们提供了建设精神家园的基础。我们在自然中寻找风景，其实是要将自然的风景移植到我们的精神家园——培养高尚的情操。

这或许就是晨光出版社编辑出版这套“青青望天树”的初衷。他们远大的目光、睿智的决策，无疑是要奉献给孩子们丰盛的精神食粮，让孩子们享受阅读的喜悦和快乐，沐浴着大自然的阳光和雨露，茁壮成长！



幽蓝的花儿

这几天想起一件小时候的事。

那是很小很小的时候，也许是刚刚有记忆吧。自己独自在外面玩，一时兴起，用一根木棍，将一个黑色的土块雕琢成大概的猫的样子。我捧着这个土块，兴冲冲地跑回家。我只是想告诉我的母亲，这是我做出来的小东西。

我还记得母亲那如获至宝的样子。她小心翼翼地将这个小东西捧起来，仔细地放在花盆里。我知道如果不是我提醒，她根本看得出来那是一只小猫，太抽象了，太毕加索了，太达利了，甚至太蒙克了。

时间过去太久了，我不记得她当时说了什么。仅有的记忆是，她亲



吻我，夸奖了我。后来，我迅速地将小猫遗忘了，慢慢地它就融化在花盆里，化为松散的泥土。

想想，那应该是我人生中的第一次创作，最重要的是得到了母亲的鼓励。

后来，不断地有人问我，为什么要写作。其实很简单，我就是想写出一本书，让我的母亲可以为我而骄傲。很多年了，我一直在努力，试着写出那样一部作品，将它送给母亲。

到现在，那样的可以送给母亲的作品，我仍然没有创作出来。

后来，这成为我衡量自己作品质地的一个标准。于是，无论在现实之中我的作品被怎样评价，褒奖或者贬抑，对我似乎都不再重要。

创作出拥有足够质地的作品，送给我的母亲。这久远的记忆是我生命中恒久的标准与准则，从未改变。而我捧着那被雕成猫的形状的土块奔回家，向母亲展示的急切，似乎是我创作的所有的动力。

这记忆，正是我生命中那幽蓝的花儿。